



百炼成钢

——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 黄士民

一百年前的七月
从上海石库门那几间小屋
到嘉兴南湖的那条红船
十三位华夏热血儿郎
怀揣赤心一颗
擎起红旗一面
旗帜上铁锤镰刀鲜艳夺目
成为这个政党的永恒标志
七月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
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
始终把工农大众装在心坎
从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陕北
乡亲
到写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藏族
同胞
五十几个民族
共同沐浴这片斑斓的红
七十二年前的那个秋天
共产党的缔造者
站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
亲手升起璀璨的五星红旗
开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航程

小时候听妈妈讲
党的恩情比天高
长大后听老师说
党是阳光我是花
走上工作岗位
我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
先锋队

加入党组织
我明白共产党员是无私奉献的
排头兵
共产党员是冲锋陷阵的勇士
是黄继光是邱少云是董存瑞
共产党员是吃苦耐劳的模范
是焦裕禄是王进喜是时传祥
共产党员是一心为公的先锋
是黄旭华是麦贤得是张桂梅
百年征程,百炼成钢

共产党谱写激昂的乐曲奉献
的歌

忘不了雷锋助人为乐的模样
忘不了王杰舍身救人的壮举
忘不了吴登云割下自己十三块
皮肤救治同胞
忘不了钟南山临危受命第一时
间奔赴江城武汉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无私无畏书
写在中国大地上
一个个共产党员把忠诚赤诚紧
贴在党的怀抱中
孙家栋仰望星空
描绘“中国星座”的辉煌蓝图
“北斗”光耀天宇
吴孟超大爱仁心
一双妙手挽救无数生命
九十九载人生熠熠生辉
脱贫攻坚的路上
黄文秀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百
色的土地

抒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抗击新冠肺炎的紧要关头
张定宇强忍伤痛
用信仰为患者撑起一片晴朗
的天

百年风华,百炼成钢
一百年峥嵘岁月
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如
磐石
一百年砥砺前行
共产党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
如一
战争岁月
共产党是一面插在井冈山顶的
猎猎旌旗
引领前行方向
和平年代
共产党是一棵屹立华夏大地的

苍劲青松

护佑百姓苍生
共产党员是张富清
深藏功名几十载
扎根基层一辈子
共产党员是王继才
三十二年坚守孤岛
五十八载春秋奉献国家
共产党员是抗洪的大堤
是抗震的脊梁
是抗疫的先驱
一百年,春天的故事如诗如画
一百年,香港、澳门回归
一百年,“一带一路”铺就
一百年,神舟入苍穹
一百年,蛟龙潜深海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新时代的领路人
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航船劈波斩浪

绿水青山的美丽装扮中国大地
金山银山的收获富足中国人民
脱贫攻坚的胜利激情飞扬
乡村振兴的伟业如火如荼
一百年风霜雪雨
一百年大浪淘沙
我们战胜惊涛骇浪
我们攻克艰难险阻
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初心依旧,本色依然
一百年,我们一直在赶考的路上
一百年,我们一直在奋斗的路上
一百年,我们一直在逐梦的路上
一百年,伟大的党生机蓬勃,一
往无前
一百年,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路颠簸到达安江农校时,一打听,说
他去了海南育种基地。我们只能
在他的住所前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看看
学校那一排房子和前面的广场,在广
场边的农田旁,看到了一排瓦盆罐,
人家说是袁老师育种盆栽用的。

从那时起,搞杂交稻制种是我们
农技站的工作之一,前后大约20年
时间,我们每年都要搞制种300—
600亩,并且还加入扬州市种子公司
经营联合体,为杂交稻推广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我很早以前就学过农学院的大学
教材《水稻》,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搞水稻
杂交只能用于育种选育新品种,而不
能用于大面积生产。”袁院士便是突
破水稻专家的权威理论,把水稻杂交
优势应用于大面积生产,把不可能变
为可能,这就是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几十年来,他虽已成为大家公认
的世界顶尖科学家,但从未居功自
傲,仍然像一个慈祥老者,每天奔走
在育种基地和高产田的田埂上,做着
在禾稻下乘凉的梦!

袁院士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的。跟不上趟的,就有要好的姐妹
前来接趟子,就像落难的士兵等来
了救兵。

傍晚时分,奶奶挑着两大锅大
米粥,还有芝麻糯米油糰子、炒水咸
菜、萝卜干子,送到田头,并大声地
向秧田里吆喝一嗓子:歇下子,吃晚
茶了。栽秧的人附和两声:就来了,
就来了。她们随即在秧田里洗洗
手,走上田埂,喝上两碗米粥,再抓
块油糰子咬了几口,又下田干活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大蚂蝗吸
在我的腿肚子上,吓得我尖叫了起
来,惹得秧田里的人乐开了花。在
她们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不必大呼小叫。我虽感到疲乏,回
头看看自家的田已穿上了绿衣,心
里竟然有了一丝丝的满足。

往事悠悠忆袁翁

□ 吴寿瑛

的几个县中名列前茅。

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有了充足
的种源,特别是本公社获得了大面积
种植杂交稻的机会。它省工、省肥、
高产,把全公社粮食每亩产量一下子
提高了200多斤,深受广大干群的欢
迎。我们农技员沾了袁老的光,成了
农民爱戴的“财神爷”。

因为杂交稻,我先后三次南繁育
种,驻地在海南岛乐东县冲坡公社新
村,距袁院士的育种基地很近,常去
他们那里参观学习,也曾聆听过他在
田头的讲解,也曾去他的助手李必湖
同志发现的野生稻池塘边,寻找野生
稻籽粒。

自从接触到杂交稻育种和生产
技术推广工作,袁院士一直是崇拜的
偶像。记得1980年春节刚过,我
和同事王国安乘轮船溯江而上,又
从武汉转乘火车去湖南,再乘汽车去
袁老师任教的安江农校。当我们一

杂交水稻之父、大科学家袁隆平
院士走了。听到噩耗,我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也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1976年秋天,我去扬州江苏农
学院薛老师处,想请他帮忙引进一
两个小麦高产品种,在公社农技站试
种。他热情接待了我,并带我去农学
院仪征青山分院参观,看到大学生们
正在考察“二九南不育系”的有关数
据,这是我对有关“三系杂交稻”的
第一印象。谁知间隔不到两个月的
10月份,我竟被县农业局育种队抽
调前往海南岛参加“二九南不育系”
的繁殖制种工作。

同去的共有12名育种队员,其
中有6名是各公社农技站的技术骨
干,在那里既是学员,又是劳动者。
边参与秧栽秧管理的生产实践,
又认真听讲,看资料学习有关杂交
稻的理论知识。身在祖国的最南端,
背负着全县人民的期盼,大家干活
很认真,学习也很用功。真是功夫
不负有心人,原定亩产50斤左右的
母本稻种指标,在大家的努力下,当
年气候也帮忙,到第二年春天竟获
得亩产135斤的好成绩,在扬州市同

纵横交错的田埂把农田分割成
一块一块,时不时有鸟儿来觅食。灌
水平整后的秧田光洁明亮,像一面面
镜子,在晨曦的薄雾中煞是好看。

天刚蒙蒙亮,我就被母亲早早
地叫醒,催赶着来到秧田。田埂边
湿漉漉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管。
母亲在秧池里一把把地拔秧苗,我
就用手电筒给她送上一点点亮光。
拔秧苗的都是妇女,头上清一色插
着朵栀子花,她们一边拔秧苗,一
边唠着家长里短。她们的手非常灵
巧,动作也娴熟,不大会儿工夫,一
溜秧田拔完了。

父亲把母亲拔好的秧苗装在担
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泥泞的秧
池里挑到田埂上,再沿着小路挑到
秧田里。挑秧的男劳力相互追赶相

栽秧时节

□ 姜新联

互比着,在农田里形成独特的视
觉。父亲头上流淌着黄豆大的汗
珠,打着号子,“嗨哟!嗨哟!”扁担
“咯吱咯吱”地响。我真替父亲捏一
把汗,担心扁担“咔嚓”一声断裂开
来。然而,我的担心从未发生过。

我对栽秧好奇极了,也想体验
一把。脱鞋赤脚,撸起袖口,卷好裤
脚,我站在水田里,脚底凉凉的。母
亲与姐妹们一字排开,低着头弯着
腰,一步一步将秧苗插到水田里。
大家你追我赶各显其能,一块田有
百十米长,栽不到头是不能休息

仿佛从记事开始,对于流泪,我
总是十分谨慎的,泪点很高。许多
应该可以流泪的时候,我都挺住了,
选择不哭。被爸妈训斥、被老师批
评、被同学欺负……甚至被芦柴划
破了手,被菜刀切下无名指上的一
块肉,被铁钉戳破了脚,我都放弃了
哭泣。有一年夏天,为了能挣点工
分,我赤脚下田撒草粪,不经意间被
瓦砾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像从泉
眼里往外冒,费了好长时间才止
住。痛感从脚底电流一样直窜心
脏,冲进大脑,我的嘴已经咧开了,
但依然没有哭,甚至都没让眼泪走
进眼眶。我觉得必须忍住,不应该
哭。男人嘛!哪有那么可以轻易流
泪的呢!尽管那一年我不过十二
岁,但骨子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
男子汉。

十六岁高中毕业以后去当兵,
一连串预想中没有的苦头接踵而
至:严冬的深夜,在被凄凉的荒野包
裹着的军械修理所独自站哨的心理
折磨;为了高质量完成给全军做示
范射击任务,超负荷的训练,让我那
双还显稚嫩的手被坚冷的兵器磨破
流血,却又不能停止下来的肉体之
痛;为了能考上大学,在熄灯号吹响
以后,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书,被
排长发现后那一声炸雷般训斥的精
神之伤;还有,看到父亲来信的信笺
上有着清晰的泪滴痕迹时,情不自
禁涌上心头而又无法获得圆满的思
念之苦……对此,我都选择了让自
己的眼泪引而不发。那时候,我固
执地坚守着“跳出农门,改变命运”
的理想,并无时无刻不为此而努力。
我没有想到流泪,似乎也没有流泪
的时间和空间,甚至一点也找不到
流泪的理由。或许,我已经明白,我
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所以,泪
点几乎已经超出了极限。

不过记得曾经也流过几次泪,
在三十岁转业以前。第一次是被父
亲用炒葵花的锅铲敲打了一下头
部,在腊月廿九晚上。父亲顺便说
了一句:打一顿过年!其实父亲下
手一点分量也没有,并且只敲了下
一下,葵花在锅里炒着呢!但对于八
九岁的我来说,怎么能理解父亲这
一敲的象征意义呢,所以只能以哭
来表达被三哥欺负又挨了父亲一锅
铲的巨大委屈。第二次是在我当兵
去部队的那一天。我们从水路坐轮
船去淮安,当我带着如愿以偿的喜
悦,从一个未曾经历的视角,欣赏
河东岸的冬日风光时,我看见了父
母亲和三个哥哥骑自行车随船而
行的身影。哥哥们不时向轮船挥
手,我知道那是在挥给我看。我原
以为昨天他们送我到达了集集地以
后,就应该骑行五十里路返回故乡
的小镇了,却未料今天以这种方式
再见,我的泪水止不住在眼眶里
转动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
感动。家里没有人从内心里同意我
当兵,老巴子,疼都来不及呢。家里
人也希望我当兵有个出息,都知道
老巴子不呆,做事蛮用功的。

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只因
儿子出生让我喜极而泣过。三十
岁那年,我转业到地方,在行政机
关工作。彼时在我眼里似乎看不到
太多叫做困难或痛苦的东西。如果
没有五年后家庭里发生的一次重大
变故,还没有什么事能让我哭泣流
泪。工作上顺风顺水,无大起大落
之象。生活上一切如意,凡所想皆
得实现。只不过因为爱读小说,常
常被其中人物的种种境遇感染,既
而有泪水悄然盈眶而已。

父亲是一九九八年冬天走的,
享年六十九岁。儿孙满堂,正是父
亲安享天伦之乐的最佳时间。我
们兄弟四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依
旧没能挽留住父亲。父亲的走,让
我把积攒了三十五年的泪水一流而
尽,内心的痛如锥刺刀绞。父亲的
开明与远见,宽容与严厉,博爱与
慎教,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兄弟四个
的人生之路,我们深爱父亲。而我
对父亲的那份爱意,又有着不同于
哥哥们的理由。我离开家乡十三
年,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心里念叨着
他的老巴

泪点

□ 卞荣中

子。在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父亲
因为挂念我,常常独自流泪。“一
看到你的来信,你爸的眼泪就掉下
来了。”母亲曾经不止一次这样对
我说。“回信时也总是一边写一边
哭。”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父亲
留在信笺上的泪痕。转业回到家
乡工作,原本以为可以弥补十三年
无法全心尽孝的缺失,但无奈城镇
两隔,又居无定所,终未周全孝心。
眼见着条件越来越好,父亲却撒
手而去,徒留痛憾于我。这把泪,
我如何能止住!

父亲的离去,似乎并未改变我
的生活,但慢慢地我感觉到,我的
泪腺好像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坚固,
泪点越来越低,有时甚至经不起轻
轻的一戳。当工商所长时,我看见
一户卖日杂的个体户,为了五块钱
管理费,嘴里咬着劣质香烟,一角
钱一角钱地数了好几遍,差点没
忍住同情的泪。为了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我和所里的同事们
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加了五十
二个夜班,其中七个通宵。在我
离开工商所,去另一个地方任职
的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
激动与不舍,任眼泪夺眶而出,
仿佛部队里战友的离别。成为爷
爷以后,偶尔因孙女身体染恙,
需打点滴,吊针入肉时的那一声
哭喊,必定引得我泪水无法阻止
地溢出。不是想哭,演员做戏似
的,只是情不由己,自然生发,有
时候甚至让自己措手不及,像熟
透的果实,未及主人采摘,倏然
落地一样。一生经历的不可谓不
多,理当更加强大,不需以落泪
的方式表达情绪,更何况大丈夫
耶!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变
得像年幼的孩子,对流泪有时几
乎放纵到恣意为之的程度。我不
能理解,但也从未责备自己,因
为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太太有时会直接劝我:你不能
这样,对身体不好。或许她是读
懂了我的情感世界的,从不对我的
这种行为作出贬意的评价,有时
甚至夫妻相随。我们偶尔坐在一
起看电视,当她听到身边有人发
出沉重的呼吸声,必定会扭头看
我。有时候,甚至直接从床头柜
上抽出面纸,转头递给我。我常
常为这种默契破涕。有一天我们
一起观看央视的《等着我》,那
些亲情被破坏、被践踏而后得
圆满或留遗憾的场景,任是血肉
之躯都难抑泪水的,有些情节
让人抽泣不已。节目结束时,半
包面纸浸上了我们的眼泪被扔在
地上,散落成一堆。那里面情绪
当然不止一个“泪”字就能说透。

意识到自己对流泪的放纵并非
好事,很多时候都提醒自己学会
控制,但或许是人生已近花甲,
对生活不仅感受,更有感悟,知
道应该悲痛什么感激什么;也
或许原本就是多愁善感之人,以
前不过总是藏着掖着,是时间渐
渐地让真相裸露出来了。好在自
己并未将流泪与软弱兼修,生活
中依然保持着坚强的主色调,所
以对放纵流泪也有些不以为然,
更何况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撑着
笑脸。

有了这样的注脚,对泪点的控
制又有些变得轻率起来。看书时
会流泪,为那些英雄壮举、悲欢
离合、正义呐喊、冤屈灵魂;看
电视会流泪,为那些功臣伟业、
亲情得失、忘我坚持、快乐心
心。看见亲朋好友经历悲痛会
流泪,看见孩子们因痛苦流泪,
看见长辈们无辜伤感也会流泪
……日子似乎走向了两个极端:
开心和流泪。或许是自己太过于
设身处地,很多的泪其实跟自
己的生活并无直接关联,是在为
他人而流。但这些“他人”无法
从我的生活中抹去,是他们将我
的生活渲染得丰富多彩。有时我
也在想:流泪可能不只是一种情
绪表达,也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
无关男女,不分年龄,更无高低
贵贱之别。